

秋入山村不知归

俞天立

手里捧着一杯茶，茶汤温热而清新，就像此刻的心情。我亲手泡了这杯茶，茶叶和热水却不是自己的，它属于这座山村的这间木屋。木屋里除了我和家人，没有主人，也没有伙计。可自由出入，可随意歇脚，可临窗观山，可从容泡一壶山茶，等待下一位有缘人品茗对谈。仿佛曲水流觞，羽杯换了茶杯，在时光之溪中与友对饮，茗香盈喉，通体舒泰。当然，不仅有茶，还有先秦的席氏陶罐、曲尺纹圈底陶罐、陶鸭形壶仿品一盍盏陈列于架，古意深远的气息若即若离，犹如让我裹了雾，入了云。

我惊喜地发现，这里还可以自主选择有声学习——打开微信扫一扫墙上的音频栏目二维码，对应“经典名著”“绿水青山”“乡村振兴”“儿童乐园”等栏目名，便有一段娓娓动听的故事绕梁。

当下便扫了二维码。跳出来一段“金龟婿”来历，说的是武周朝钦定三品大员才可戴金龟符，因此时人嫁女爱找佩“金龟”者做女婿——正是我喜欢的历史小故事。听完钦毕，家人已在外面唤我。

不远处，岳母大呼找到了“好东西”——一辆自助的贩货小车，就停在敞开的院子门口。走近一看，小车内陈列着一袋袋烤薯片，其中一袋贴着“试吃”标签。边上并没有摊主，听凭来客随意品尝。试吃了喜欢，便可扫描悬挂的二维码收款牌，十元一袋。岳母尝了两片，脆嫩酥香，啧啧称赞，立马取出手机扫码付款。女儿在旁早已嘴馋，忍不住冲上去想将整袋抢过来，岳母哈哈笑着往她小嘴里塞了一片，她才松开了小手。我也乘机抓了几片，薯片甜香醇厚。细看周围，发现几乎每家每户有这样的自助式贩货小车，远远近近，形成了独特的景观。

“喜欢呀？喜欢就多买一点！”院子里走出一位笑容可掬的大婶。女儿绕着她转，她一边逗女儿玩，一边介绍起她家的贩货小车：“这烤薯片基本上家家户户都会做，是我们村子的风味特产呢！”

“确实好吃！有什么秘诀吗？”

“我们这边的烤薯片芝麻放得多。芝麻少，不好吃。切片也很重要，切得要薄才脆。”她指指其中一袋，“这批是前天刚做的，非常脆口。”

“你们做生意都靠游客自觉吧？有没有安装监控呢？”我好奇地问。

乡间小路是村子里的人用脚踩出来的。后来又添上了我的脚印。自然，也有牛、马、羊、猪、鸡、狗、的脚印。

乡间小路把一个个孤独的村庄连接了起来,使我的故乡不再孤独。

我第一次趑趄超起地走在弯弯曲曲的乡间小路上，感觉到天地变阔了、变高了。顺着小路我望着远方出神，远方堆着一大堆令人好奇的种种神秘。

每天早晨，乡间小路把一大群、一大群劳作的人们和牲畜送出村；傍晚，又把他们迎回来。送出去希望、精力和汗水，迎回来成就、喜悦和甜蜜。

乡间小路通向村边小河的堤岸和小桥，杨柳青了，溪流畅了，小桥幽了；通向大道、马路和城镇，大道阔了，马路宽了，城镇笑了；通向茫茫无际的田野和树林，田园绿了，树林深了，鸟儿欢了；通向白云缭绕的瑰丽峰巅，峰巅峻拔了，河谷深沉了，白云出岫了；通向辽远辽远的天边，天地合一了，海天一色了，天苍野茫草低了；通

邻居捎来口信，让妈妈带上梅花烙，到三爷爷家去一趟。“什么梅花烙？”妈妈一脸茫然。“莫非，是梅花印模？”我提醒妈妈。

“他要这个干什么？”听我提起梅花印模，妈妈像是来了气。

这怪不得妈妈。

我家有一套祖传的铁制糕饼印模，梅兰竹菊，共四个。只要将印模往糕饼上一按，立马会出现一个凹凸状的图案。再普通的糕饼，有了图案的点缀，就变得不一般起来，仿佛连味道也变得更好了。

我最喜欢的是梅花印。玲珑的花瓣，星点的花蕊，在糕饼上纤毫毕现，精美无比。和我同样喜欢梅花印的是四奶奶。每一次，四奶奶吃着妈妈做的梅花印糕饼，总会眯着眼，左看右看，赞不绝口：“这朵梅花，真美。”有一次，四奶奶还专门到我家来欣赏梅花印模。她将印模拿在手里，翻来覆去，爱不

“有些是有的，我家没装。我们放心的，没碰上过偷拿不给钱的！”她笑了起来。

往前，走到一家名号为“古城e铺”的土特产小店，大字牌匾用的竟然是只农家的筐箩。古色古香的店门前，腊肉香扑鼻而来。原来，清一色晒香肠的架子搭在院子里，铺满了视野。五六把长短不一的老式杆秤挂在白粉墙上，木质杆秤粗陋古朴,唤起了我的童年记忆。

阶前忙活的老板娘，约莫六十年岁年纪，系绛红色围裙、戴着青色护袖。还未趋近，农家特有的亲和力已让人心生信赖。

“老板娘，香肠都是自己做的吧？”岳母问她。

“是的。昨天刚做的，我这手现在还酸着呢！你还可以看看土猪肉，五十块一斤，别的地方买不到的。”她咧嘴笑道。

“都是用土猪肉做的呀？”

“是的。不是土猪肉的话，肉很薄，没嚼劲。我家卖的是正宗自制土猪肉香肠，有村民在养猪的。在我们这里，都是一头猪两家分，

我家和另一家分一头。”

岳母连连点头，但没有购买，倒是欣赏起店内琳琅满目的商品。此时，淘气的女儿已在四处抓商品玩。岳母见哄不住她，便假装生气地喝了一声。

“小姑娘真可爱呀！我家里正在煮番薯，我去给她拿两个来。你等下啊……”店主乐呵呵地说。未等我回话，她已转身入了后院。不一会儿，便手捧着两只热气腾腾的番薯回来了。嘴馋的女儿不由分说，抓起一个便吃起来。

“我有两个女儿，都嫁到外地去了。不过小女儿喜欢这里，平时跟我们老两口一起住。”

“说明这里宜居呀。”我笑言。

“农村么，都这样。来，带你们到院子里看看。”她热情地领了我们参观她家小院。院子里种满绿植，柿树上的柿子红似灯笼，在秋风中摇头晃脑。前院有车库，二楼有露台，三两黄叶，四五雀鸣，流光明媚，生动可人。

“房子什么时候造的呀？看上去很新。”



假日湖畔

邱文雄 摄

乡间小路

林俊燕

向悠长幽深的江河湖海，江河浩荡，湖海苍茫，激浪排空唱空广。自然，也通向那座埋葬着名叫“死亡”的坟墓，坟墓肃穆了，死亡再生了，生命转换了。

乡间小路将乡村和城镇牵扯，像一条传送带，把五谷、牲畜和蔬菜送进城镇，又把日用品带回乡村，城市的靓丽和乡村的淡雅交流着，城镇的明丽与乡村的含蓄呼应着。于是，城镇热闹繁华了，乡村鲜活恬静了，农夫一声唤牛的吆喝，或一声清脆的鞭响，城镇的巷子响起了回音。

乡间小路是原野的血脉，流淌着激情和生机。

乡间小路织成原野里的网，网绳攥在村庄的手里，年年、月月、日日播撒、收获。

□小小说

释手。
去年的一个冬日，四奶奶颤着步子，上我们家来借印模。她只要一个梅花印模。她是第一个来借我家印模的人。集市上，廉价的木制印模多得是。每一户人家，包括四奶奶家，都有一套。但铁制的印模就难觅了。

“四奶奶病得这么重，还想着做最漂亮的梅花糕，身体很快就会好起来的。”妈妈高兴不到两天，四奶奶就死了。人死了，怎么好意思去要回东西？妈妈只怪自己运气不好。

不料四奶奶死后第七天，三爷爷来我家归还印模。他说：“实在对不起，这印模，用火烙过，发黑了。”

妈妈没有作声。三爷爷走后，妈妈看那印模，除了被熏黑外，还带着一股焦味。妈妈又擦又洗，根本无济于事，心疼得直跺脚。此后，妈妈再也无心使用印模了。妈妈一直心存疑惑，又不好意思去

问：三爷爷或四奶奶用这印模干了什么？

四奶奶是三爷爷的弟媳，刚结婚就死了丈夫。几年后，三爷爷想娶四奶奶为妻，可他的父母坚决不同意，抛下一句话：“除非等到下辈子。”三爷爷一直没有结婚，四奶奶也没有改嫁。他们各过各的，但三爷爷会帮四奶奶干农活，四奶奶会帮三爷爷料理家务。他俩的个性、容貌都很像，安安静静，清清爽爽，在没听说他俩的故事前，我还以为他们是一对亲兄妹呢。

妈妈嘟咬着拉开最下层的抽屉，拿起印模，出了门。我好奇地跟着前去。

三爷爷一见到妈妈，挣扎着从

“十五六年了，看不出来吧。”她又指了指前院的围墙，“以前这一块都是高墙大院，显得封闭。前些年，村里出钱把围墙整体改造得低矮通透了，容易让人亲近。现在游客从微信圈看到院子这么美，来玩的就更多了，我们的生意也好了很多！”

“家人都在家吗？”我问道。

“小女儿这会儿遛娃去了。他们的小公园玩彩虹滑梯呢！”正说话间，远处传来了人声和电动车声。说曹操曹操到，那便是她的小女儿了，带着个小男孩。那男孩“腾”地跳下车来，见我女儿对着边上的属于他的滑轮车好奇张望，便“绅士”地上前教她玩耍起来。女儿也剥了一块番薯，主动向他“示好”。看孩子们追逐嬉戏，童贞是如此的简单美好。

如果说岁月是以静好为美,那么人性是以真诚为美.真诚的前提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.信任,是可以缩短人心距离的.在这里,我感受到了如山厚重的信义和似水绵柔的善意。

一棵大樟，一张石桌，金风送爽，白云悠悠，岁月积聚下珍贵的乡情乡谊，信任在田园之上、邻里之间传递。不闭户的有声图书馆，不监控的贩货小车，诚信待客的小商铺……这些鲜活的以信立村的民间样本，在我的眼眸里熠熠生辉，在我的心头活色生香。

我沉醉在这山乡秋色里，陶然忘归。

我在村溪里嬉戏，拨弄着浪花，让波儿倾听我的心音，让浪儿品味我浪漫的思绪，让溪流捎去我对大海的思念；有时，我在田野里忙活着，用锄头击打节拍，用双手栽下诗行，用汗水在绿色的田园涂上色彩；有时，我在夜晚的池塘边赏月，遐想飞入月宫，情思寄往夜空，魂灵飘上苍穹；有时，我在黎明的香樟树下看星，那透过叶隙的远星迷迷离离，就像我暗恋的那个明眸，恍惚间那眼波涌出我万般痴迷，红烛摇曳出新娘羞答答的酒窝。清明节，我折几枝嫩柳插在门前，悼念介子推的忠魂；五月端午，我去野外踏青，寻觅屈原的歌声；七月初七夜晚细雨中的葡萄架下，我偷听过牛郎织女鹊桥上和着泪水的绵绵细语；九九重阳，我登高望远，去追寻菊花的芳香……

母亲呼唤着我长大，禾稼催促着我长大，乡间小路牵扯着我长大。如今我身在他乡，一遍遍梦啊一遍遍梦，梦里，总见一条弯弯曲曲的乡间小路，和一对盛满佳酿的酒窝。

母亲呼唤着我长大，禾稼催促着我长大，乡间小路牵扯着我长大。如今我身在他乡，一遍遍梦啊一遍遍梦，梦里，总见一条弯弯曲曲的乡间小路，和一对盛满佳酿的酒窝。

□小小说

梅花烙

蒋静波

床上坐起来。妈妈将枕头垫在他的背部。三爷爷轻轻地跟妈妈讲起了关于梅花烙的事情。

早些年，有个算命先生告诉三爷爷，下辈子若要跟小妹（四奶奶的小名）在一起，今生临走前，得在各自的身上烙下一个印痕。为了那个烙印，小妹寻找了好多年，直到有一次，看到了我家的梅花印模。

小妹临走前，请三爷爷将焮红的印模烙在她的左手腕上，并要求他，在右手腕上烙印。等到那一天，她会用左手来牵他的右手，以梅花烙为凭。

三爷爷说，昨夜他梦见了阿妹，阿妹催他赶紧办妥此事。他再

去那里吃早餐，最好是一家三口，分工合作：有人付钱点餐，有人排队领餐，还有一个统揽全场，发现哪个位子空了赶紧坐下，然后美美开启崭新的一天。

店不大，三四家普通店面大小，最早那家在镇明路上，后来又开到了新芝路。那时我还只有七八岁光景。宁波人爱这口，光顾这里的多是老宁波。店留了旧时的运营模式，进门先点餐，那位短发、大眼、长脸的阿姨，端坐在柜台里边，开票收钱，手脚麻利思路清爽，你话音刚落，几张划过蜡笔的票就到你手中，毫不含糊。摆放在柜台上的早餐券，一沓沓颜色各异，淡黄的是酱油馄饨，玫红的是小排面……颜色儿多年不变，倒是墙上的品种多了几样，悄悄地，只遵循宁波老底子的口味，和价钱、店面一起，不动声色地做些改变，一老一实。

双休日，先生常提议：早餐去那里吃好伐？他指的是味一早餐店。

“味一”在闹市的老小区中，拐个弯就到。除了在装修期间和疫情第一年时停业过，后来雷打不动一直开着。说到装修，老主顾们担心——价钿会句(贵)伐？人会换伐？东西会歪吃伐……第一天进门，先看门口开票的阿姨在不在，再看店内的板凳，然后使劲儿嗅空气中的味道……嗯，瞎担心，只是桌子换大了，地砖贴了贴，更干净了而已。

先生排队付钱，进门抬头处刚好有张空桌。我快步过去坐下，周边一打量，中年人居多，和父母子女孙辈，默契地吃着——老年夫妻吃完打包给家里的孩子；悠闲的中年人带壶黄酒，独斟独酌；年轻的父母哄着孩子；阿囡乖，吃一口，爸妈小时最爱吃的……吃完推开碗筷一抹嘴巴起身，出门奔向晨光和忙碌。这口经年不变的早餐，给了宁波人“咸菜泡饭”“猪油汤团”式的亲切。

斜对面有张熟脸，是电视台“讲大道”的贾老师，正带妻女点餐。他哄着小孙孙，顾着眼前的餐食，隐在人群中毫不起眼。没人停下打扰或多看几眼。贾老师和众多宁波人一样，早餐“好这一口”。而我们也已习惯，晨起走进这家早餐店，晚上打开电视机，听贾老师讲宁波老话。

先生搬来了酱油馄饨，我起身拿筷子调羹——除了擦桌和卖票的阿姨，这里没其他人服务。玻璃门内热气腾腾，身穿白大褂的师傅们忙碌着，他们做的是十几年不变的大肉馄饨、酱油面、鲜肉包……多

我在村溪里嬉戏，拨弄着浪花，让波儿倾听我的心音，让浪儿品味我浪漫的思绪，让溪流捎去我对大海的思念；有时，我在田野里忙活着，用锄头击打节拍，用双手栽下诗行，用汗水在绿色的田园涂上色彩；有时，我在夜晚的池塘边赏月，遐想飞入月宫，情思寄往夜空，魂灵飘上苍穹；有时，我在黎明的香樟树下看星，那透过叶隙的远星迷迷离离，就像我暗恋的那个明眸，恍惚间那眼波涌出我万般痴迷，红烛摇曳出新娘羞答答的酒窝。清明节，我折几枝嫩柳插在门前，悼念介子推的忠魂；五月端午，我去野外踏青，寻觅屈原的歌声；七月初七夜晚细雨中的葡萄架下，我偷听过牛郎织女鹊桥上和着泪水的绵绵细语；九九重阳，我登高望远，去追寻菊花的芳香……

□诗歌

等一场秋风

初 颜

当炎热慢慢剥离，青草不再惊慌
白露深情，云朵开始变得慵懒
你没有征兆地，从四面八方
又轻，又凉，像三分悲伤
我背对着，任你
掀开我身体里的诗意

那迷人的落叶
顺着你的节拍，轻轻起舞
要怎样才能表达
我总是数着时间
它们像李生一样

年来，他们也没啥变，做馄饨的永远是大眼师傅，烧小排面的师傅长脸，做包子的阿姨爱说笑……劳作的手势和工序一成不变，连脸上庄严肃穆的表情也几十年如一日……若非找出点什么来，从青年到中年，稍厚的背微腆的肚渐白的双鬓……

餐时，爱细细打量师傅们，他们操持的不是毫无创造力的日子，而是庄严的事业。有次，我在师傅灶台前要求：“加点儿排骨，要肥的。”大眼师傅头也不抬回我：“一样价钿，不加。”言语中，充满了手艺人的自信。

前年疫情期间街道冷清，每次经过早餐店，看到有阿姨来开窗通风就开心。店门快开了？早餐的香在整个街闲逛，路人被热气扑得满心欢喜，阿姨们进进出出忙碌得开心……好像这早餐店一有动静，疫情就不见了，店都能开了，太阳露出笑脸，生机勃勃的日子又开始了……

近年，周边老小区拆得七七八八，搬到远处的居民，起早倒几辆公交来吃早餐，吃完再去旁边的公园锻炼，退休生活乐滋滋的。也看到戴着耳机听音乐嘻哈的小年轻，一人一碟醋，小笼生煎馄饨，吃得热火朝天。从小被父母带着常来这里，熟络这口味道这种氛围，看惯了炉火升腾新老面孔交替——充满了接替的力量。

在拆拆补补的日子里，还有些“老家伙”用静默的眼光从容打量着宁波——缸鸭狗、城隍庙、天一阁……在逐日年轻化的城市发展中，留得些味道。“老地”是日子的传承，“保旧”是文化的形式，“持续”是坚持的象征，“开拓”是前行的气宇。岁月静默，看早餐店们在凌晨三四点亮灯，和城市的角落一起醒来，浑身都是力量。看着店里的员工从青年变成中年，看着每张桌椅的老去……以为见证了城市的早起和努力。殊不知，日月轮回中，我们也被见证，见证努力地成长生活的悲喜，日子的茶醋酱盐岁月的挣扎得意……真好，在飞速发展的城市中，保留了一片可缓缓过日子的地方，许一批人留在过去中怀想，在老去中保持努力。也允一批人记住城市的根基，有学习的榜样和大刀阔斧的勇气。他们所向披靡走遍世界后，回来、坐下，嚼着酱油馄饨和鲜肉中包，感叹一句：“嗯，还是老味道。”

我为城市的“新”充满了热情和向往，我为他的“老”觉得安然和妥帖，觉得自己还是一个年轻人，出发、奔跑，跑向远方……

当炎热慢慢剥离，青草不再惊慌 白露深情，云朵开始变得慵懒 你没有征兆地，从四面八方 又轻，又凉，像三分悲伤 我背对着，任你 掀开我身体里的诗意	虽然轻飘飘 却能轻易搬动日子
那迷人的落叶 顺着你的节拍，轻轻起舞 要怎样才能表达 我总是数着时间 它们像李生一样	哦，曾经美丽的远山 像失守过贞操一样，慢慢变得陈旧 野菊爬满山岗 一些凹凸的心情，缠着藤蔓 相互挣扎 坐在秋天里的人，等 一场秋风，正拨开时光，从容而来

也等不及了，想快点见到阿妹。

“请我为我烙印吧。”

“我……不了手。”

“帮帮我，”三爷爷恳求道，“这是我今生唯一的，也是最后的心愿了。”

三爷爷下了床，点亮八仙桌上的酒精灯。灯火如豆，一明一灭。他将印模架在灯边的一只瓷碗上。黄色的火焰像一条火舌，不断地舔着印模。

三爷爷坐下来，伸直右手，搁在桌上。在他的指导下，妈妈颤抖着拿起套着木柄的印模。

“快动手呀。”三爷爷用左手拍着他的右手。手腕处用红墨水画着一个圆形，跟印模一般大小，“喏，这里。”

妈妈一咬牙，将印模一按，“哧”的一声，那个地方霎时升起一缕白烟，发出一股焦味。妈妈的手立刻弹开，后退几步。

一朵梅花，盛开在三爷爷的右手腕上。玲珑的花瓣，点点的花

蕊，美得惊艳。

“我和阿妹，谢谢你。”三爷爷凝望着梅花烙，开心地笑了。他从床头边拿出一只绣着梅花的荷包，叫妈妈打开。

里面是一只金灿灿的戒指，戒面上有一朵梅花，就像那个梅花烙。

“是阿妹托我给你的。你的印模被我们糟蹋了，实在过意不去。”妈妈流着眼泪，使劲摇头，只说：“我没想到，它还能烙印。”

“她的心意，一定要收下。”

最终，妈妈收下荷包，将印模送给了三爷爷。三爷爷说：“也好，我带上这个，去会她。”

从三爷爷家出来时，北风尖叫着从弄堂穿过，道地上的水缸结成了冰。路边的那棵梅树，不知什么时候，绽出了一树红梅，在阴冷的天幕中，红艳似火。

第二天早上，我们得知，昨天晚上，三爷爷在梦中走了，脸上带着微笑。